



逢年过节是各地赌博高发期,武汉警方日前在当地“城中村”摧毁一专业赌博团伙。这个团伙开专车将赌客拉到三面环水的湖中孤岛赌博,赌客中不少竟是周边“城中村”拆迁户。是何原因让刚脱贫的农民变成赌桌上的“常客”?又是何原因让他们由朴实节俭变得挥霍无度?采访中记者发现,拆迁群体暴富之后各种后遗症正在逐渐显现,赌博、吸毒、挥霍之后再度返贫等社会问题应引起社会关注。

**[发言]**  
**一夜暴富的拆迁户 一夜输光该怪谁**

2012年1月,杭州警方所抓获的赌博团伙中,被立为刑事案件的就有60个。这些团伙的主要“捕猎”对象,是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的村民。拆迁造就了一个一夜暴富的村民群体,而这些村民拿拆迁款赌博,也成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。很多人因此一夜致贫,甚至居无定所。那一夜暴富的拆迁户往往又一夜输光,这仅仅是因为赌博团伙设局下套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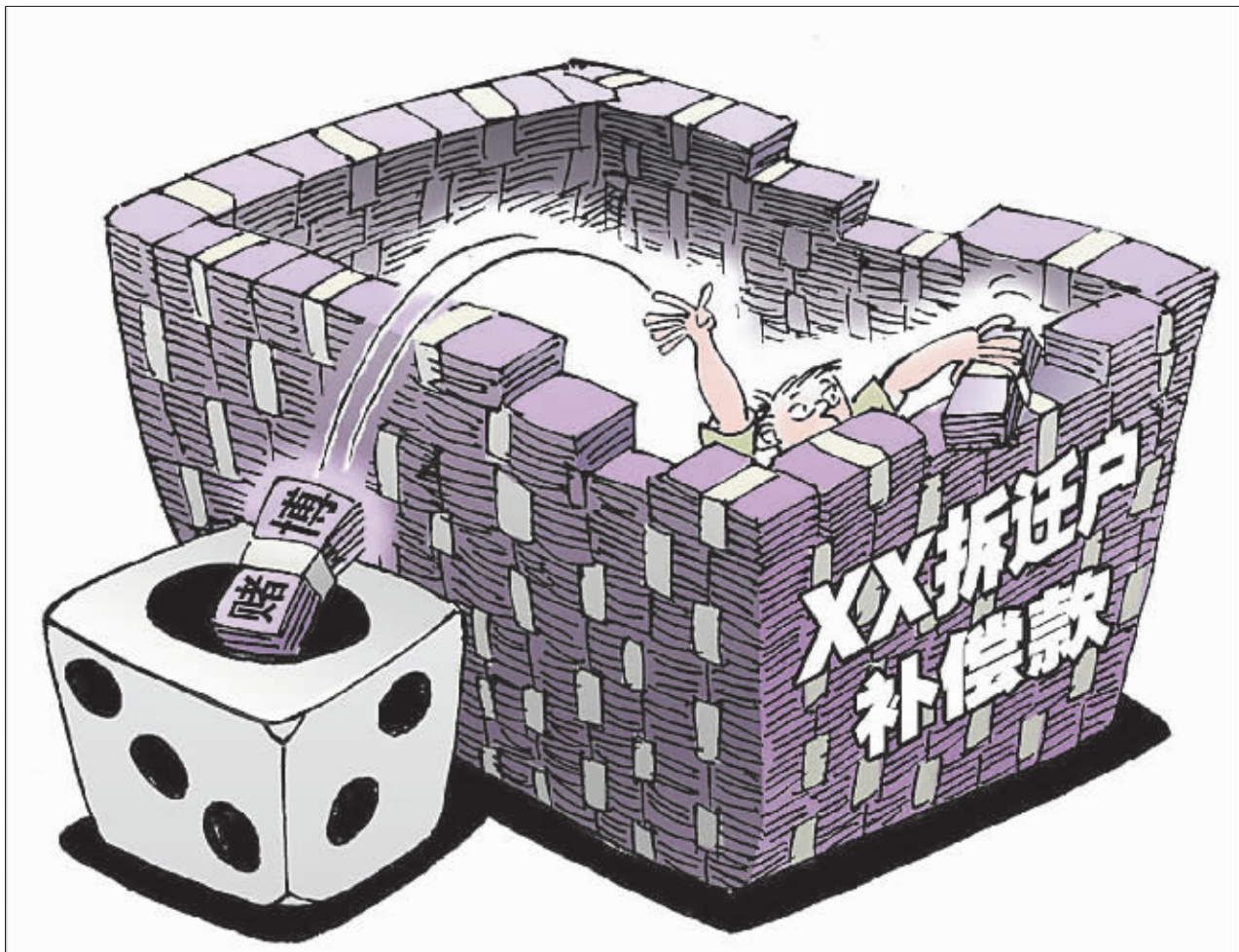
赌博团伙贪婪成性、掠夺财富固然是非法勾当,其遭遇雷霆打击、法律制裁也是罪有应得。特别是,这些团伙往往处心积虑地设局下套,诱人涉赌,直至不能自拔,其戕害人心的恶劣情状,莫过于此。不过,问题显然没那么简单。首先要指出的是,不能将参赌村民完全视为受害者。几乎每一场或大或小的赌局,参与赌博的村民都有或多或少的责任。仅仅谴责设局者,不仅不客观,也不能真正杜绝层出不穷的赌博团伙,更不能消除源源不断的村民赌徒。

大批村民手握巨额财富,却无所事事,人生目标模糊,只剩下吃喝玩乐,一旦遇到外来诱惑,自然容易上钩。

其次,社会对这一群体缺乏足够关注,在客观上放任了人性中恶劣一面。那些一夜暴富的村民中,很多人或者无业可就,或者干脆就不愿再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。这种与正常社会疏离、割裂的情形,一方面使其难以接受积极信息;另一方面,也给赌博团伙以可乘之机。

目前,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大批拆迁户,早已成为一种社会存在,可相应的社会管理却还没有跟上,更不要说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了。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里,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应该与时俱进,根据社会结构、居民状况的实际及时调整公共政策,要做到未雨绸缪,而不是事后弥补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

不差钱

新华社发 蒋跃新作

拆迁户成赌桌上“常客”  
**“暴富”之后路在何方?**

**[现象] 孤岛成聚赌窝点**

据警方介绍,设在孤岛上的赌场位于武汉城郊的左岭街黄陂岭村。空置的砖瓦房内,设有一张5米长桌,摆着各种赌具。长桌旁,“皇帝”“荷官”招呼着下注。另一边,赌客们将一张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“压大小”。后面够不着的,直接将百元钞票甩到桌上下注。警方接到线报后,佯装渔民撑船暗中侦查,摸清了赌场规律。赌场每天下午两点开张,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。赌客由两辆小面包车

来回接送。只有一条小路进场,到了路口赌客都得下车步行入场。警方通过从水上和陆上合围,包括赌场老板田某在内的40余名涉赌人员全部被擒。经审讯,田某、肖某、袁某3人都是湖北赤壁人,系赌博公司骨干成员。田某交代,逢年过节,是开场子捞钱的黄金时段,不久前,他和同伙在武汉周边四处“考察”,相中了这里的“岛中空置房”。参与案件侦破的武汉东湖高

**[追踪] 拆到哪,赌博公司就跟到哪**

事实上,左岭街只是众多“城中村”的缩影。记者在武汉一些“城中村”采访时了解到,村民因“拆”一夜“暴富”,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,一些拆迁户守不住“钱袋子”,赌博公司看中这里的“商机”,先用小利引诱,慢慢拉人入局,使其越陷越深。武汉市人大代表、东西湖区额头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军告诉记者,“城中村”聚赌很常见。拆迁拆到哪里,赌博公司跟到哪里。一般在一个村里可以设两个赌场。有的空房子外表很破,里面可能就有赌场。“连我们这种已改造完的‘城中村’都被他们‘进驻’了。赌博公司到还建小区里租了一层楼

开赌场,前几天刚被警方端掉,村里5名村民现场被抓。”陈军说,“家破人亡的例子太多了。赌红了眼,一天要输上百万元,没钱了,找‘放码’公司借高利贷,利息按天算,千分之五,怎么还得起?”额头湾一名40多岁姓陈的村民,几年前因赌博输光100多万元补偿款,还抵掉一套还建房。他因还不清高利贷,上街持枪抢劫,被判了七八年。剩下家中3个小孩,重病的母亲,仅靠老妻在加油站打工生活。记者了解到,额头湾村过去只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农业村。村民靠种地和养鱼维生,年收入不到

8000元。八成以上的家庭基本无存款。2010年,“城中村”拆迁让村里发生巨变。每户除还建房外,还能得到50万元拆迁款,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50年的收入。“这时村民的心态就开始变化了。”陈军说。50岁以上是吃过苦的一代,不少人像“千万扫街富婆”余友珍一样,保持本色,把钱看得很紧。40岁到50岁的一群人,把钱看得松些,一有钱心就“乱”了,又没有技能,部分人就沾染上了赌博习气。20岁到30岁的人群更为挥霍,也不找工作,有的嫌工资低还把工作辞了,天天呼朋唤友、吃喝玩乐。

**[反思]**  
**“拆二代”不能成为垮掉的一代**

从在温饱线上挣扎到手握巨额财富,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到持现金挥霍的赌场豪客,部分拆迁户心理失衡、行为失当,在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看来,除了归结到人性的贪婪,更多的还在于教育的缺失与现代理财观念的普及度不够。

武汉市汉阳区江堤乡渔业村党支部书记胡明荣说,城中村改造让村民变市民。但现实是,农民缺少技能,文化素质较低。60岁以上的村民基本上是文盲,年轻人多是高中文凭,工作技能低,只能找到环卫工人、保安、餐馆服务员等职业,他们至少得二代、三代才能融入城市。

采访中记者看到,虽然大多数村民只在从事千元左右的工作,却普遍买了20万元左右的中级车。离城区更近的东风村、长丰村到处不时看到奔驰、宝马等豪华车。

陈军说:“不少村民拿到钱就是暴发户心态,钱花得莫名其妙。”一个姓韩的村民因过日子两口子感情很好,一拆迁就离婚了。男方租房再婚,竟花15万元把租房豪装一遍,不工作坐吃山空。

有村支书告诉记者,拆迁户这一社会群体在暴富后出现“高原反应”,因缺乏教育和引导,精神生活匮乏,“手握财富就懵了”。现在出现了返贫苗头,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。

据新华社电